

往事悠悠

“扛叨”馋人

□崔启昌

掉曾经的味儿!

一口酒入喉,拿筷子叨(老家人通常把“夹”换作“叨”)起菜肴,别的都得心应手,唯独油炸花生米不行——一般来说,多数人一次顶多叨一粒。每每酒席结束时,荤菜素菜都能盘干碗净,唯独那份油炸花生米不怎么见少,倒不是别的菜肴格外好吃,而是一盘油炸花生米的颗数多,每每下箸只能叨起那么一粒,着实“顶数”“耐吃”。于是,老家人碰面一唠咕,就把“扛叨”这个名给了香喷喷的油炸花生米了。

老家人过苦日子时,“扛叨”也不是信手拈来的。生活过得清贫,有粗茶淡饭糊口算是稳当日子,日常口馋想“香香嘴儿”,得等个友临客来或者逢年过节,伸筷子才有“扛叨”吃。打墙建房、婚丧嫁娶这类大事,事主日子过得再紧巴,到饭点也得整出几盘“扛叨”来,不光增味道、饱口福,还壮场景、保险面。

早年,父亲在外行医,家里日子过得还行,四季都有粮有菜。可即便这样,“扛叨”也捞不着常吃。父亲上下班日程相对规律,周末离开单位回家过。好客的他跟左邻右舍走得近,尤其到秋季地里农活不怎么忙时,每次周末临近傍晚,他就会催着母亲烧火炒菜,吩咐我烧水泡茶,还让我出门叫来左邻右舍,抿烧酒、嚼“扛

叨”。光线暗下来,院落里瓜棚豆架间的虫鸣声愈发响亮起来。父亲起身掌起罩子灯,在昏黄的光亮中与邻居们碰杯抿酒、夹菜咀嚼,拉呱打谱、叙旧道今,“嘎嘣、嘎嘣”咬碎细嚼“扛叨”的动静,我听着是那样清晰、亲切。

除了招呼邻里一起解馋,平日父亲即使抿酒也很少碰“扛叨”,他常说,村里还有若干人吃不上“扛叨”呢!

每年春天,母亲都会七攒八凑炸一点“扛叨”,等凉透时捏进细盐拌均匀,装进父亲卖药剩下来的玻璃瓶里,再上炕摆正板凳站上去,将玻璃瓶塞进顶棚的麦秸穰里。就这么一瓶数量稀少的“扛叨”,父亲能从春吃到秋,又从秋吃到冬。

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。如今人们的生活富足了,吃食也丰盈得很,昔年金贵的“扛叨”不再是大家口中常念及的菜肴话题了。不过,老家人饭前想来上几盅的话,都还舍不得弃了“扛叨”这款老味道。一大盘油亮亮的“扛叨”搁上桌面,老家人脸上的笑模样儿也随之灿烂起来。“来,干一杯!”话一出口,酒杯紧跟着“叮当”作响。少顷,围桌而坐的人几乎会不约而同地执箸伸向个大圆亮的“扛叨”。随着“嘎嘣、嘎嘣”的咀嚼动静,沁人的香味儿一下子撒散开来……



萧萧秋叶

□程家森

黄叶的小路上。偶尔我也会捡起几片好看的黄叶放到办公桌上,或者夹在书中欣赏几日,感受大自然造化下的秋叶之美。那绿中透着的鹅黄,渐渐向叶的边缘扩展,一条条叶脉延伸过去,透过温暖的阳光整齐地呈现眼前。开始时,有一些蜡质的东西附在叶面,泛着光亮;不几日子叶子就逐渐失去光泽,慢慢枯萎了。

总有那么几片秋叶是倔强的,或许是对枝头依依不舍,又或许是枝头牵她们的手太紧,总之她们在冷风中奋力抗争着。终于,倔强的秋叶还是离开枝头,打着旋儿极不情愿地慢慢飘落到大地,和其他秋叶融为一体,化作泥土的芬芳。

也有那么几片秋叶飘落到清澈的溪流之上,泛起小小的涟漪,那是她们向水

中的鱼儿传达信息,告诉鱼儿秋天已经到来,仿佛彼此有过约定。然而清澈的溪水并不见鱼儿的踪迹,或许它们早已知道秋的讯息。都说鱼儿只有七秒的记忆,想必它们早已忘却与秋叶的约定,成群结队地游向了快乐的远方……

秋枝在寒风中摇曳着,仿佛有对秋叶的不舍。它频繁遥望大地,寻找秋叶的踪迹,叶落后后的枝条向前延伸了一截,枝头前端有一个大大的芽孢,她要经历风霜雨雪,不断分化着孕育着,从主干枝条里汲取营养蓄势待发,等待冰雪融化,等待春风轻柔地吹过枝头。有朝一日春来到,秋叶生长过的地方,片片嫩叶仿佛一个个欢快的精灵,在春风里舞蹈着,奏响生命的春之曲!

朝花夕拾

我读小学那会儿,住村南梢儿的老杨叔常逗我玩。有一回晌午饭后我去学校,经过村中央的铁匠铺子门口时,老杨叔红着脸晃悠悠地迎面走来。“小娃,给你个谜语猜。猜出来,我就给你糖块儿吃。”我正疑惑呢,老杨叔开口道:“吃什么就姜汤,喝辣又吃香?”“啥呀?”我想了好一会儿,也没理出个头绪来。老杨叔哈哈一笑:“扛叨啊!”“扛叨?那是啥玩意儿?”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老杨叔又是哈哈一笑说:“果子仁呗!”揭晓谜底时,老杨叔哈出的口气中酒味儿很浓、很冲……一晃,这事儿过去四十多年了,好抵两口的老杨叔也走了超过二十个年头。然而,当年他曾说过的“扛叨”我仍记忆犹新。

在我的老家,人们称花生为“果子”,花生米叫“果子仁”。果子仁油炸后捏两撮细盐一拌,盛在碟或盘子里当酒肴就唤作“扛叨”。在完听老杨叔对“扛叨”一名的解读后,我先是对于这个怪叫法笑了好久,继而到老家人的诙谐幽默很是赞服。

花生米油炸后,跟细盐或白糖为伍,弄一份搁在跟前,斟酒入盅,对影独酌,或者找几位乡邻围桌而坐,抿酒尝肴,实属惬意美事。如今,人们的日子红火,酒肴多得数不过来,可油炸花生米依旧是平民百姓的首选“头牌酒肴”。为啥?我觉得原因无外乎舍不得早时的情,丢不

又是一年中秋,西风漫卷寒意深。诗人眼中的深秋多是凄美的,杜甫诗里是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“八月秋高风怒号”,怎一个悲字了得?李白则是“秋色无远近,出门尽寒山”,怎用一个寒字说清?毛主席则是“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,登高望远后感慨万千,豪迈之情跃然纸上。热恋中的情侣牵手漫步在香山红叶下,感受秋天的浪漫之美;已过花甲的老夫妻停在千年胡杨林里,欣赏大自然赐予的靓丽之美;儿童则牵着母亲的手,不时捡着路边不知名的黄叶,小心翼翼地夹在绘本里做成了一枚枚漂亮的书签……

每年此时,我上班的途中总会有片片秋叶落下,有时心里多多少少会埋怨环卫工人太勤快,让我不能漫步在铺满

人间烟火

触手可及的温暖

□丁守芬

但它纹丝不动。这时,我看到一位大哥在不远处观望,手里拿着车钥匙估计是准备驱车出门。我想他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心思吧,想帮忙又怕被讹诈而不敢上前。我赶紧说:“大哥,搭把手吧!咱们也互相做个见证,老人是自己倒地的。”大哥犹豫了一下说:“好吧,你摁住轮椅,我把老人抱出来。”

然而,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,老人的脚被轮椅死死卡住,我和大哥束手无策。这时,从楼道里跑来一位20多岁的姑娘,沮丧地说:“没有找到她的家人。”小姑娘跑得满头大汗,看样子她是最早发现老人倒地的。大哥说:“别找了,咱们三个人应该可以。”于是,我们一人压住轮椅,两人配合把老人卡住

的脚从轮椅下一点点往外挪。然后,又经过一番周折,大哥把轮椅从老人的身上搬离,我和小姑娘把老人重新安顿在轮椅上。此时,汗水湿透了我们的三人的衣服,但大家互相笑了笑,招呼了一下离开。老人摇动着轮椅待在楼宇的阴凉处,不停地向我们挥手说“谢谢”。

我和朋友说起这事,朋友笑我傻:“人家避之不及的事,你还往前凑。万一真被讹呢?”我笑了笑。的确,做好事反被讹诈的事情时有发生,倒地老人该不该扶的问题也是争论不休。但于我而言,扶起是触手可及的温暖,是一种信任、一种善良、一种美德。经历了那次合力救援后,我的心中升起一种感慨——世上还是好人多。

琅琊放歌

做一场秋风

□董记禄

如果可以
我想做一场秋风
让河边的芦苇
婀娜起舞
把落入的夕阳
吹成一河碎金
把堤坝上的黄庐
吹成秋天的模样

我还要吹过原野
把菽豆荚吹裂
吹进母亲的怀里
吹过红薯、玉米、高粱和稻米
抚平田野上
所有的愁容和忧伤

和暮归的黄牛一起
吹到村落

吹过屋前的柿树
和土墙上的瓜秧
把屋顶上袅袅的烟吹散
把母亲做的饭香
弥漫到村口、槐树下
和道路深处

如此,若不能唤醒远方的期待
明天我将再做一场秋风

永不再来的时光

□李明珠

床畔的原木衣柜上
摇曳着梧桐的剪影
夜风吹拂树的呓语
心间漫过山涧涛声

枕头上浸润着绿荫的浓密
睡梦里渗透着树影的缠绵
孕育的季节
曾经所有不适的日子
飞驰在树梢赋予的清凉里
这段永不再来的
沉淀并迤迤的时光
仿佛岁月深处
覆盖着青翠刘海儿的小姑娘

故乡

□子麟

秋字与心字搭档
加重人间思念的分量
燕子用尾巴剪出千里的惆怅
雁阵是人形的钥匙
打开游子的心房
如一杯苦咖啡
苦中散发记忆的芬芳
似鸡尾酒
按个人口味调配一枕黄梁

岁月绵长

这里是最柔软的地方
距离是思念的尺子
一万里比不过一念沧桑
归宿,用心守望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